

口述

我与师友的四次“同榻而眠”

□ 张堂玉

《三国演义》曾提到，刘关张“三人食则同席，卧则同榻”。说的就是三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在一张床上睡觉，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。《三国演义》还有一段记述，孙权与鲁肃曾抵足而眠。所谓抵足而眠，用聊城话说就是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，一人头朝里，一人头朝外，通腿睡觉，说的是孙权与鲁肃非同一般的君臣关系。然而在我老

好，和别人辩论时常引用马克思的语录，所以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——“刘克思”。

中午我们俩在路边一间茶馆吃了自带的干粮后继续上路，冬天天短，下午四点多到莘县时天已快黑了。当时莘县县城比高唐要小，但和高唐县城一样破旧，我们在县城中心十字街往东二百多米路北，找了一个家庭旅店。店主把我们领到两间北屋土坯房里，进门靠北墙是一个东西大土炕，炕

这条路是去焦庄的路，因我曾到焦庄给同学王明水下复课通知。询问客人被证实后，我说：“今晚你省钱了，再好的饭菜我也不在你家吃了，我同学王明水就是焦庄的。”等把客人送到家之后，我来到明水家，他又惊又喜。明水让媳妇炒了一盘白菜，自己外出买回一瓶散装白酒。明水长我四岁，诚实忠厚，在校期间待我亲如兄弟。俗话说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我们边喝边聊，最后竟将一瓶高度白酒喝光。吃饭后，我们钻进土炕上两个紧靠着的被窝，继续回忆我们的同窗经历，以及回大队后筹办大队卫生室接触过的人和事，很久之后才入睡。

三

第三次是1970年的春天，离麦收还有一个多月，我们一家四口又断粮了，想买粮又没钱。卫校毕业分开时，同学朱余曾对我说：“堂玉，咱们这些同学中你最小，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找我这个老大哥。”于是，我借了一辆自行车，将一个能盛三十多斤粮食的布口袋卷紧塞到裤兜里就出发了。因是第一次去朱余家，路不熟，天快黑时才到了位于徒骇河东边的朱庄。朱余大哥长我三岁，在高唐四中上学时和我同在五级一班，有一段时间他是劳动委员，我是学习委员。他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，却是一位对同学朋友满腔热情的好同学，也是我的好大哥。由于和朱余是六年同学，所以用亲如兄弟形容我们俩一点儿也不为过。见面时朱余大哥喜得合不拢嘴，对我又拍肩膀又拥抱。晚饭吃的是高粱饼子、玉米粥和白萝卜咸菜，我觉得格外好吃。饭后朱余又叫来了同级同学朱学山，由于我们在中学时都喜欢文科，所以不但谈论当时的国内外形势，还谈起了屈原的《离骚》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曹操的《短歌行》以及李杜的唐诗、苏辛的宋词等。钻进大炕上紧靠着的两个被窝后，我们又谈起了当年语文老师华英广、刘芳亭的文采文风，谈了很久才睡。其间，我也委婉地询问了当地的农业收成，得知他们和我一样面临断粮的困境，所以决定不提借粮之事。第二天吃了早饭要走时，细心的朱余大哥发现了我裤兜里的布口袋，将仅有的袋一袋红高粱（六十多斤）倒给我半袋。当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因此这第三次同榻而眠让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

四

第四次是1982年，那年我已住上了新瓦房，睡上了钢丝床，穿皮鞋、戴手表、吃大米白面，彻底告别了缺衣少食的困难日子。刚过了“五一”，我受

大队派遣，护送一位困难户病号到南京治疗。回来时我买了两瓶金陵大曲、一只南京板鸭、二斤水晶肠，在滕县火车站下车到中医院去看望陈明光老师。

陈明光老师，济宁医专毕业，1963年被分到高唐县医院外科工作。他个子高挑、白白净净，说话温和有礼，但着急时说话有点结巴，他医术精湛，外科手术在高唐是“第二把刀”。他爱好广泛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，还喜欢打篮球。他还爱好文学，尤其爱看《红楼梦》，书中的诗句能够脱口而出。不幸的是陈老师在“文革”中受到不公正待遇。1976年陈老师调回原籍，先被提拔为医院外科主任，不久又被任命为副院长。

1967年在卫校上课期间，我常到县医院外科门诊实习，陈老师亲自教我做一些外科小手术。中午在门诊吃饭，那时我经常吃一些自带的菜窝头、菜芥馅，陈老师就拿从食堂领的肉包子和我换着吃，我若不同意，他就会结巴起来，我只好吃他的肉包子。老师一边吃着菜芥馅，一边笑眯眯地看我吃包子，十分满意……

当我到达滕县，陈老师见到我惊喜万分，说话又有点结巴起来，领我到了他租住的房子里。晚上我拿出从南京带来的酒菜，我们师徒俩边喝边聊，老师举起酒杯流着泪哽咽着说：“堂玉啊！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，看来你这个学生没白教，没忘了我这个老师啊！”我说：“我在门诊实习时您和我情同父子，您不但教会了我好多小手术，还常吃我的菜窝窝、菜芥馅，让我吃您买的肉包子，我到死也不能忘啊！”说着我也流下了眼泪。那一晚我们师徒俩躺在他的单人床上，同榻而卧、抵足而眠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陈老师领我吃了滕县风味小吃——菜煎饼、羊肉汤。中午老师骑车带我去去了他的老家——鲍沟公社圈里大队，师母做了一桌丰盛的农家宴招待我，下午四点老师又把我送到了火车站。

寒来暑往世事沧桑，没想到才短短四五十年，四位与我曾同榻而眠、亲如父子、情同手足的好师长、好同学竟走了三位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就唏嘘不已，难以自已，所以写了这篇短文以作纪念。这正是：

同榻而卧抵足眠，
往事历历浮眼前。
胜似三国刘关张，
恩师同窗心相连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作者与师友合影。后排中间为作者，左一为朱余同学，右一为王明水同学；前排右一为陈明光老师

家高唐，榻也就是床，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走进农村家庭，普通农民一家人几千年来都是睡在土炕上，这也算同榻而眠吧！我一生除与自己的亲人同榻而眠外，还有四次与同学、师长同榻而眠的经历。

一

我第一次与同学同榻而眠是1968年，那年高唐县麦收后一个多月滴雨未下，秋季庄稼大面积减产，有的甚至颗粒无收。政府虽然发放了救济粮但仍不够吃，还要买高价粮补充。我当时在卫校勤工俭学，用地排车拉砖挣了五六十元钱，但因入冬后粮价步步高，也买不了多少粮食。这时同学刘志泉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，说莘县玉米每斤价格比高唐便宜一毛多钱，一百斤就能省十多块钱。俺俩听了这个消息，一拍即合，第二天就借了辆自行车上路了。

志泉比我大三岁，上卫校时已结婚生子，他上有年迈的父母，下有年幼的子女，虽然是在校学习，但和我一样已经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由于情况相似，所以他成为和我来往最多的同学。他头脑灵活、为人随和，口才很

上有八个铺盖（被褥），这也叫大通铺。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，气温常在-20℃以下。室内没有炉子，我们草草吃过晚饭就钻进被窝，把自己的棉衣棉裤盖到身上仍不觉暖和，只好彼此靠近取暖。因骑了一天车比较劳累，一会儿我们就呼呼大睡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与外人同榻而眠，只不过这榻不是床而是大炕。

二

第二次与同学同榻而眠是在卫校毕业的那年腊月，那时我叔父在东关汽车站用地排车拉脚（运送行李和客人）。有一天，叔父回家吃午饭时对我说：“堂玉，下午有位到三十里铺的客人，送到之后管吃住还给五块钱，我脚上有鸡眼不能去，你愿意去吗？”当时五块钱虽不算多，却能买二十多斤粮食，我痛快地答应了。那时通往三十里铺的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十分难走。我拉着三个大行李包走了四个多小时，到三十里铺时天已快黑了，但走到了街西头还要继续往前走。我问客人，客人说：“还有二里路就到了，今天晚上我好好招待你。”客人在前领路，出了三十里铺直奔西南。我感觉